

珠玉蒙塵?!

難解的棋局

(三)

抗日英雄傅作義投共内幕

● 康 僑

傅作義身旁多共諜

國共內戰期間，統帥卅多萬大軍鎮守北平的陸軍上將傅作義，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卅一日率部放下武器，把北平城拱手讓給中共，使這座擁有大量古建築物和無數珍貴文物的文化城沒有燬於兵燹，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手握重兵，身膺重寄，貴為華北剿共總司令的傅作義緊要關頭豎起白旗，其功過自有史家評斷。其投共過程中所受的屈辱榮耀，也是「寒天飲冰水，冷暖自知」。不過，傅作義當時的投共，是形勢所逼，是歷史包袱，也是人情束縛，三者形成了他投共的必然。

在形勢上，東北剿共失利後，共軍大舉

入關，陷天津、奪綏遠，佔冀南，北平已成孤城，毛澤東已在石家莊附近的西柏坡，建立起發號司令的指揮部，如同已扳住傅作義的咽喉。而在歷史方面，抗戰期間，傅作義一直率部在華北作戰，與中共領袖人物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早已熟稔，而且有相當交情。但促使他決心投共卻是人性包圍，關鍵人物就是他的女兒傅冬菊、老師劉厚同和摯友兼長期合作夥伴副總司令鄧寶珊中將。

受過古典教育和正統軍事訓練的傅作義，滿腦子的忠孝仁愛，要他在最後關頭，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屈身投降，的確不容易。然而中共卻做到了，使人不得不佩服中共幹部的「高桿」！其實中共領導階層早在北平未呈現危機前，即著手運用地下特工，做傅作義的工作，引導他逐步投向中共懷抱。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四面被圍之後，傅

作義幾已走頭無路，只有投降一途。這時，他麾下雖仍有大軍卅餘萬，但大部分是東北或華北戰場潰退下來的殘兵敗將，已無戰鬥士氣可言。他曾計畫募兵百萬，在冀察綏地區和中共周旋，但因身邊早被共諜滲透，組織已百孔千瘡，連他最鍾愛的女兒和貼身機要總司令辦公室主任都長期是共諜，他的一舉一動都在中共幹部掌握之中，募兵計畫自然成空。這時候，形同無夾螃蟹的「傅總司令」只有三條路可走，那就是戰、逃、和，他衡情度勢，戰已無致勝的把握，甚而打出一個小局面的可能性都很低。逃，只有逃向綏遠西部，那裡是他的老巢，但西逃的路已被中共大軍阻斷，部隊拉不到綏西。剩的一條路只有「和」，也就是投降，可是他曾在一年前率軍痛剿過共軍，結有血海深仇。「和」，也不是一條好路，深恐中共算舊帳、

報宿仇。所以他整日繞室徘徊，一籌莫展。就在這個時候，他的女兒，長期潛伏在他身邊的共諜傅冬（冬菊），中共同路人老師劉厚同和老搭檔副總司令鄧寶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三人連番建言、勸說、分析、研判，並代表他傳書送簡，終告達成協議，屈身求和。

傅作義降共，可說是此三人聯手促成。

女兒傅冬做他工作

傅冬，又名傅冬菊，抗戰期間在重慶南開中學讀書時，即被中共有計劃的吸收，秘密參加了學校中的讀書會，開始研讀共黨書刊。和傅冬菊同時入會的，有不少國民黨高官的兒女，陳布雷的女兒陳璉也是那時開始左傾的。他們都受周恩來的領導，周恩來以老師的身分啓迪他們的思想，協助課業，也照顧生活，使這些心如白紙般的少男少女，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被赤化，有意無意的替中共活動。傅冬菊是傅作義的長女，聰明伶俐，很受父親寵愛。傅作義戎馬倥傯，很少在女兒身邊，但每次來重慶後方，傅冬菊必依偎在身旁，向他講些國民黨的醜聞，共產黨抗日的英雄事蹟，傅作義把他當作兒語，並未放在心上，但日積月累，難免在心裡發酵，對國民黨領導階層有所懷疑。

傅冬菊的大學生活在國立西南聯大度過，西南聯大學風開放，政治氣息濃厚，在校內她參加了民先組織，接受共黨理論薰陶，

成了十足的共黨信徒。大學畢業後，到天津大公报當記者，正式成為共產黨員，活動能力很強，身分逐漸暴露，但因她是傅作義的女兒，地方治安人員不敢動她。一九四八年冬，共軍戰局已佔優勢，她奉派來到北平，共黨組織方面交給她的任務是穩住她父親，不讓她跑掉，並勸她父親走和平解放北平的路。她的直接領導人是中共北平地下學委會負責人王漢斌和崔月犁。

傅冬菊在北平，多加照顧父親生活，經常給他做一些家鄉菜；白天待在父親的辦公室，利用機會，勸他不要跟蔣介石走，要注意當前的形勢，考慮自己的前途。傅冬菊對父親談話的內容，都是地下黨負責人口授的。傅冬菊的腦子很好，幾乎能一字不漏地將他們的話記下來，回家後說給父親聽。傅作義只聽不說，時間一長，傅冬菊的言行引起父親的懷疑，多次追問她是不是參加了共產黨？她一口否認，說自己還不夠格。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東北戰局逆轉，國軍敗勢如山倒，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被撤職查辦。傅作義想到張學良，感到不能再盲目追隨中央，要考慮走另外的路了。這時，社會上的和平空氣甚濃，一些人向傅作義進言和平。傅決定給毛澤東發一電報，呼籲和平，提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北平談判。傅考慮這件事要絕對保密，怕一走漏了風聲，中央以「叛國罪」將他送交軍事法庭審判。因此，

要找一個絕對可靠的人辦。想來想去，還是自己的女兒最可靠，傅就將電報內容口授給傅冬菊，由傅冬菊轉告王漢斌，然後由地下電台發出。電報發出後一直沒有得到毛澤東的答覆。據分析，可能是中共認為傅作義的條件太高：既要停戰，保存實力；又要成立聯合政府，與共產黨平分秋色。

過了一陣子，北平中共地下組織終於接到上級指示，可與傅作義談判，但要地下黨部先由傅冬菊試探一下她父親的態度，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傅冬菊向他父親轉達了中共的意圖，傅作義怕是國民黨特務設的圈套，一再追問傅冬菊是不是真的共產黨？是不是毛澤東派來的？在他確信信息是真的來自共產黨後，表示願意談判。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共軍包圍了張家口，傅作義的王牌軍——三十五軍被圍困於新保安。不久，天津也被包圍。傅作義欲戰無兵，欲守無力，欲逃無路。在女兒傅冬菊等人的一再勸說下，決定派代表出城與共軍談判。由於雙方條件相距太大，未能達成協議。

十二月廿二日，傅作義的三十五軍被殲滅，軍長郭景雲自殺，這對他的打擊很大。他整日不說話，坐臥不寧，寢食不安。不斷唉聲嘆氣，特別愛發脾氣。還想自行解除兵權，去南京請罪，聽候處理。甚至想自殺。傅冬菊每天都將父親的言談舉止、思想動態、情緒變化，寫在小紙條上，利用晚上去舅

(三) 局棋的解難

舅家住的機會，交給中央黨組織，用秘密電台發出。她自己脫不開身時，就叫未婚夫把情報及時送出去。頭天晚上發生的事，共產平津前線司令部第二天早晨就知道了；上午發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聶榮臻多次說：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了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它對共產軍作出正確的判斷，下定正確的決心，進行正確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這是傅冬菊對北平和局作出的別人無法做成的獨特貢獻。

傅作義在主力被殲滅後，下決心要和共產軍談判，但內心充滿矛盾，腦子裡有一連串的問題；和談不算投降，過去曾激烈反共，如何向部下交代，談成後能否得到共產黨寬恕等等。中共地下黨部經由傅冬菊這條線了解傅作義的心態，對傅冬菊下了一連串的指导，要她勸說父親，如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保住這座古都，對人民有利，這是正義行動；如抵抗到底，只能為蔣介石殉葬，既對不起北平的兩百萬市民，也對不起自己的幾十萬官兵。傅作義聽從了女兒等的勸告，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初派代表出城，與解放軍進行第二次談判。這次談判雖未達成協議，但奠下了和平解決的基礎。不久，和議達成。傅冬菊立了大功。

中共建立政權後，傅冬菊被派到人民日報當記者，十年文革期間，傅冬菊遭清算，指她利用特殊身分把國民黨特務送入「解放

區」，下放幹校勞改，繁重的體力勞動，使她大病一場，幾乎喪命。平反後，健康一直很差，帶病延年。

老師劉厚同已親共

另一個促成傅作義投共的人物是傅的「老師」劉厚同，劉厚同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輩，曾鑽研兵學，著有「孫子註釋」一書。民國初年擔任過甘肅省軍政部長兼招討使。劉厚同在晉軍當旅長時，傅作義是他麾下的一名連長。

後來，傅作義官場得意，成了方面大員，劉厚同投靠老部下，長期擔任傅作義的政治顧問，為傅作義運籌帷幄，籌謀劃策，言聽計從，對劉非常信任，尊劉為「老師」。傅作義任華北剿共總司令時，劉厚同是總參議。

跟傅作義一樣，劉厚同也有個女兒當共產黨，中共透過劉的女兒要他勸說傅作義，和平解放北平，劉厚同允諾盡全力去做。

劉厚同主張傅作義通電全國，華北首先和平，促使全國和平，然後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劉厚同認為，這樣做既能高舉和平的旗幟，又能保存實力和地盤。傅作義很欣賞這個主張，傅曾通過女兒發電報給毛澤東，就是想實現這一主張；但中共勝利在望，豈會接受這種主張，終於成了傅作義的幻想。

隨著戰局不利的發展，傅作義日益陷入

困境，被迫開始與中共談判。但傅顧慮重重：一怕控制不了北平的中央軍；二怕中央轟炸北平；三怕得不到共產黨的諒解；四怕被人說成叛逆。中共北平地下組織一再申明，只要他走和平之路，就是立了大功，共產黨決不會虧待他。劉厚同針對傅作義怕被人說是「叛逆」的顧慮，以古人為例開導他，說：湯與武王是桀、紂的臣子，他們誅滅桀、紂，後人不僅不責備他們是叛逆，反而讚美他們的行動是義舉。「忠」應忠於人民，而不是忠於某個人。國事糟成這個樣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須改造。如你能順應歷史的發展，實現和平，人民一定會歡迎你的，誰還說你是叛逆？劉厚同的一席話，說得傅作義連連點頭。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中旬，傅作義的十個師被殲，精銳部隊損失殆盡。傅作義悲觀的對劉厚同說：「老師，我的政治生命算完了。」劉回答說：「你舊的政治生命完結了，新的政治生命卻開始了。現在，你應該認清形勢，下定決心，走和平談判的道路。」劉說：目前平、津已陷重圍，你想南下也出不去了。張家口已被共軍占領，你要西去綏遠，也不可能了。時至今日，只有當機立斷，和平解決北平問題，才有前途。劉還說：我想只要和談成功，北平免遭戰火破壞，兩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得到安全，就是大得人心的事。共產黨會守信義的，你我肯定有光明前途。再說，這是唯一的出路了。

傅作義雖聽進了劉厚同的話，但他仍很猶豫，時而接受，時而變卦。劉厚同伴裝氣憤的對傅作義說：「你非要把日月之光弄成螢火之明。在此關鍵時刻，你再躊躇不決，就要走入絕路。年近七十歲的劉厚同急得病倒了。劉對朋友說：『同智者謀而與愚者決。』」一氣之下，要回天津養病去，不再管傅作義的事。經中共地下黨員一再勸解、挽留，劉厚同才答應留下來，繼續做勸說傅作義的工作。

經過劉厚同的一再勸導，傅作義決定派代表與共軍作第二次談判。這次談判雖達成了一些協議，但傅作義卻遲遲沒在協議上簽字。

到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旬，共軍對北平的包圍也越縮越緊，傅作義如再不下決心和談，解放軍就要採取行動了。傅的親信、部屬焦急萬狀，都來找劉厚同出主意。劉說，你們沒經過大事，我經過的大事可多啦。根據現在的情況，只有一條路，就是和談。你們要力勸傅先生趕快下決心，不能再猶豫了，否則將後悔莫及。劉厚同也找到傅作義，對他說：

你以前兩次派出的代表，不論是資歷、地位、威望，還是和你的關係，都不夠格，都不足以作為你的代表。現在你要派一名副總司令，作為你的全權代表，與解放軍談判。傅作義的好友、東北軍著名抗日將領馬占山，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傅接受了他們的

建議，派飛機把在包頭的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接到北平，代表他與解放軍進行第三次談判。劉厚同圓滿達成中共交付的任務。

副手鄧寶珊勾搭共軍

第三個促成傅作義降共的人物就是鄧寶珊，甘肅天水人，原名鄧瑜，早年在新疆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時，在伊犁起義，袁世凱稱帝時，在陝西起兵討袁，曾任馮玉祥國民軍的師長，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肅行署主任，抗戰期間，鄧寶珊任廿一軍軍長，晉陝綏邊區挺進軍總司令。抗戰勝利後，於一九四八年出任北平剿共副總司令，為傅作義的副手，兩人關係極深，自青少年時代起即為金蘭契友，有八拜之交。

鄧寶珊與中共領袖早有來往，與中共黨創辦人李大釗有交情，營救過李大釗，多次資助遇險的共產黨人。抗日戰爭中，鄧以陝綏邊區總司令的身分多次造訪陝北紅都延安，和毛澤東、朱德等人杯酒聯歡。以這樣的人際關係，代表傅作義和共產黨談判，確實是最合適的人選。

鄧寶珊到達北平後，由抗日英雄馬占山出面舉行家宴，邀傅作義作陪，三人推心置腹直述己見。分析形勢，權衡利害，最後達成全心追求和平的共識。第二天，傅作義即要鄧寶珊代表傅作義出城和共產黨談判，但

鄧卻賣關子，說：「不行，這不是草率的事，你要考慮幾天才行！」其實是鄧寶珊這樣做是要更深入的做傅作義的工作，要他堅定信心，和談才有把握。

此時，傅作義最擔心的是共產黨把他當罪犯，要跟他算總帳，同時也擔心國民黨的地下特工以叛徒的方式制裁他，經過鄧寶珊的幾天部署，傅作義的嫡系部隊控制了北平的制高點景山，許多重要部位和城門也都由傅部把守，估計不會出什麼問題，鄧寶珊對傅作義說：「人民解放軍是真心想和平的，對北平長期圍而不打，就說明了他們的誠意。只要你下決心和和平解決，其它一切具體問題，包括你個人前途問題，都由我去談判解決。」

鄧寶珊為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四處奔波，每天差不多都要午夜兩三點才能休息。

當時北平的報紙把鄧寶珊稱為傅作義的一把「鑰匙」，中共中央軍委則視鄧寶珊為傅作義的「靈魂」。

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在北平的共軍已逼近了朝陽門、永定門、西直門、德勝門。此時，傅作義已山窮水盡，完全陷於絕境，乃下定決心和談，遂以鄧寶珊為全權代表，於十三日出城，與中共解放軍進行第三次談判。

鄧寶珊到達共軍平津前線指揮部，會晤了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共軍方面對談判的原則是：

中外名人傳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 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 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 「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薦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 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 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

給傅作義留一個加強團，擔負其警衛任務，其餘部隊均撤出北平，開到指定地點，經過一個時期整訓，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鄧寶珊將這個原則電告傅作義。傅作義此時已別無出路，只有表示同意。十五日上午舉行正式談判，進展比較順利，達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協議」。主要內容有：關於軍

隊改編的原則和方法，團級以上人員的安排，行政、文教、衛生等單位的接收辦法等。一月十六日，雙方在「初步協議」上簽字，鄧寶珊返回北平。

此後，雙方又經過多次磋商，達成了正式協議。一月廿一日，傅作義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上簽字。廿二日起，國軍部隊

撤出北平，卅一日撤畢。同日，共軍開進北平，接管防務。

鄧寶珊因促成北平局部和平，獲中共頒授「一級解放勳章」。後來文革爆發，鄧寶珊在蘭州立即遭到清算，幸由周恩來派飛機接來北京保護，於一九六八年病死。（未完待續）